

茅盾

见闻杂记

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

见闻杂记
茅盾



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

●茅盾

·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·

见闻杂记

据文光书店一九四五年版排印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(京)新登字 172 号

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(三十本)

鲁迅 冰心等著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)

文字 603 厂印刷

*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136.125 印张 2895 千字

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6 月湖北第 1 次印刷

印数:3001—5500 套

ISBN 7-5059-2035-9/I·1416 定价:168.00 元

(折零优惠¥4.30 元)

序

近年，散文颇有些热闹的味道了。

论理，在小说、诗歌擅胜一时之后，散文也不该再如以往那么冷清了。但，与小说、诗歌不同，散文的热闹不是时下之风，而是炒卖四十年前的历史存货，这是个值得探讨的现象。

五四以后，中国的文学界发生了革命。就艺术形式而言，西洋的小说、诗歌、话剧，横向地移植到中国，取代了章回、格律和以歌唱为主的旧有模式，虽然唱的最高境界是说，也足够令人尴尬的了。而散文则不，固然，异域的观念也曾发生过位移，其结果却不是简单的替换，而是与本国的传统相糅和，出品了优质的再生产品，不象前三个文学门类那样，要经历那样一个蹒跚的学步过程，至今仍免不了模仿的痕迹。因此，鲁迅评价新文学运动说，散文的成绩最为辉煌，超过了其时的小说、新诗、话剧的成就。鲁迅的评价是准确的。时至今日，说到那一时代的散文名家，我们也可以毫不费力地数出三十位而感到还有遗漏。有这些作家中，有些人兼搞别样，今天看来已然品位不高，应该淡忘的了，而他们的散文作品却时时被人们所记诵，从这一点说，散文的艺术生命，似乎比小说、戏剧、诗歌还可以更为长久地保存下来。因为，同其它文学门类不同，散文是最能透射出作家的学识、情趣、操守、情感、人格的，从而也

就最容易相互勾通。可惜，五四以来形成的这个优秀传统，四十年间发生了断层，至今还没有完全弥合。相形之下，时下的文章，未免做作，仿佛是裱出来的，丢进洗衣机，一洗，全是糨糊，这样的东西写多了，自己也难免糊涂，接受主体又如何能够喜欢？及至轮到散文好不容易热一回，却拿不出自己的货色，只有向历史讨教，这当然是前辈的光彩。

但是，这并不意味，五四以来的散文已然尽善尽美，发展到极至，无可超越的了。众所皆知，中国的散文历史悠久，倘若从甲骨与青铜算起，是应该比韵语还要长久的。在传统的散文观念里，小说除外，经、史、子、集中的文章都可以冠以散文的。五四以后，有一种将散文精确化的倾向，一方面，增重了它的文学色彩，另一方面又将其软化，散文似乎只余下叙事与抒情的功能，而且三十年代后，又似乎只有抒情体裁被视为散文的正宗，这就免不了格局狭隘，丧失了本应属于自己的园地且少活力了。〔二〕其实，散文是太可以随便的，生活有多么丰富，散文也就应该有多么丰富。当然，在那时，也仍有不少散文的名家，恪守旧道，捡到篮里便是菜，不受什么框架的束缚，而不惮于无所不包，难免会让今天的散文作家惊诧，甚或以为不足道哉。

但是，上面的话，并没有抹煞的意思，而目的那一时期的散文成绩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，今天还有那么多的热心读者，还有那么多的选家纷纷登场便是一个例证。于是也就产生我们的酝酿与构思，这就牵扯到选篇与选书的优劣比较了。应该说，这二者是各有千秋的，

〔一〕 这个问题仍在争论，现在又似乎有大散文观复潮的趋势。本书库采取的还是约定俗成的准则。

不能够相互替代。关于选篇的优点，这里不去讲它，对于后者，或许更能够客观地展示作家与作品的原有风貌，从而也就避免了选家们的某些偏颇。另一方面，这些原作，久已不流传了，在一般的图书馆里也难以见到，且有上升为「文物」的趋势，如果将其中的一些精品排印出版，〔一〕窃以为不仅对于读者，即使对于当代的散文作家与研究家（原本大概也读得不多）是应该不仅可以感悟到其中的文学氛围，也还可以领略一些版本价值。俗话说，隔日如新，在历史尘封了多年之后，一旦面世，这些名家的原版作品，当会引起纷纭的新鲜之感罢。

准此，我们编辑了鲁迅、周作人、朱自清、俞平伯、郁达夫、丰子恺、叶绍钧、冰心、郭沫若、茅盾、胡适、徐志摩、林语堂、梁实秋、许地山、郑振铎、夏丏尊、钟敬文、沈从文、梁遇春、施蛰存、巴金、阿英、陈西滢、朱湘、陆蠡、张爱玲、李广田、何其芳、苏雪林等三十位名家的代表作品。这样，五四以来的散文名篇大体上也就罗致在内了。读那时的散文，是时时感到一种繁星丽天的愉悦的。如果有可能，我还是愿意把这项工作进行下去的，这或者为贤者所鄙，以为不足道。其实，选家的劳动应该是一种切切实实的、津梁性的工作，自有价值。当然，这些话也依然会被讥为秋虫吊月，偶栏自热的了。这自可不必去计较。但选家也真有时困惑，所谓砖儿何厚？瓦儿何薄？跑掉的鱼是大的，这就需要致谦而有待于提高眼光的精审。同时需要申明的是，在本书库的编选过程中，得到了顾志诚、奚跃华、黄亚昌等先生的热诚支持，是要郑重感谢的。

〔一〕 据较好的原版本排印，只是将繁体字改为简化字，以适应目前读者的需求。

孔老夫子说：「周鉴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，吾从周。」倘若我们的工作能够鉴往知来，对于中国当代的散文发展有所推动而不是「美女入室」，我们也就满足了。

王彬

92.12.20

出版说明

茅盾(1896—1981)，浙江省桐乡县人。原名沈德鸿，字雁冰，笔名玄珠，石萌等。

茅盾是五四以来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，散文也很出色，代表作品有《茅盾散文集》、《速写与随笔》、《见闻杂记》等。

茅盾的散文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，早期的散文大都委婉清丽，中期的散文逐渐坚实，与崇尚性灵的作品相比，他的散文接触社会问题较多，且呼吁不妨「大题小做」。郁达夫评论他「唯其阅世深了，所以每不忘社会」，然而「抒情炼句，妙语谈玄，不是他之所长」。到了四十年代，茅盾的散文日臻成熟，他这一时期的散文文字朴实，形象鲜明，感情真挚，格调亢烈，将叙事与抒情很好地融成一片。他这期间所写作的《白杨礼赞》、《风景谈》，最为纯熟，是有口皆碑的名篇。

目 录

一	兰州杂碎	一
二	风雪华家岭	六
三	白杨礼赞	一二
四	西京插曲	一五
五	市场	二〇
六	「战时景气」的宠儿——宝鸡	二三
七	「拉拉车」	二六
八	秦岭之夜	二九
九	某镇	三二
十	「天府之国」的意义	三五
十一	成都——「民族形式」的大都会	三八
十二	「雾重庆」拾零	四二
十三	最漂亮的生意	四八

十四	司机生活的片段	五一
十五	贵阳巡礼	五七
十六	海防风景	六一
十七	太平凡的故事	六六
十八	新疆风土杂忆	七四
十九	「见闻杂记」后记	九五

一 兰州杂碎

南方人一到兰州，这才觉得生活的味儿大不相同。

一九三九年的正月，兰州还没有遭过轰炸，唯一漂亮的旅馆是中国旅行社办的「兰州招待所」。三星期之内，「招待所」的大厅内，有过七八次的大宴会，做过五次喜事，其中最热闹的一次喜事，还把「招待所」的空客房全部租下。新郎是一个空军将士，据说是请准了三天假来办这场喜事，假期一满，就要出发，于是「招待所」的一间最大的客房，就权充作三天的洞房。

「招待所」是旧式房屋，可是有新式门窗，绿油的窗，红油的柱子，真辉煌！有一口自流井，抽水筒成天 *ka ta ka ta* 地叫着。

在上海受过训练的南方籍茶房，给旅客端进了洗脸水和茶水来了，嘿，清的倒是洗脸的，浑的倒是喝的么？不错！清的是井水，是苦水，别说喝，光是洗脸也叫你的皮肤涩巴巴地难受，不用肥皂倒还好，一用了肥皂，你脸上的尘土就腻住了毛孔，越发弄不下。这是含有多量碱质的苦水，虽清，却不中使。

浑的却是河水。那是甜水，一玻璃杯的水，回头沉淀下来，倒有小半杯的泥浆，然而

这是「甜」水，这是化五毛钱一担从城外黄河里挑来的。

不过苦水也还是水。甘肃省有许多地方，据说，连苦水也是宝贝，一个人独用一盆洗脸水，那简直是「骇人听闻」的奢侈！吃完了面条，伸出舌头来舔干那碗上的浓厚的浆汁算是懂得礼节。用水洗碗——这是从来没有的。老百姓生平只洗两次身：出世一次，去世一次。呜呼，生在水乡的人们那里想得到水竟是这样宝贵？正如不自由的人，才知道自由之可贵。

然而在洪荒之世，甘肃省大部份恐怕还是一个内海呢！今之高原，昔为海底。单看兰州附近一带山壁的断面，像夹肉面包似的一层夹着一层的，隐约还见有贝壳的残余。但也许是古代河床的遗迹，因为黄河就在兰州身边过去。

正当腊月，黄河有半边是冻结的，人，牲畜，车子，在覆盖着一层薄雪的冰上走。但那一半边，滔滔滚滚的急流，从不知何处的远远的 upstream，挟了无数大大小小的冰块，作雷鸣而去，日夜不休。冰块都戴着雪帽，浩浩荡荡下来，经过黄河铁桥时互相碰击，也碰着桥础，于是隆隆之中杂以訇豁的尖音。这里的河面不算仄，十丈宽是有的，站在铁桥上遥望上游，冰块拥挤而来，那上面的积雪反映日光，耀眩夺目，实在奇伟。但可惜，黄河铁桥上是不许站立的，因为是「非常时期」，因为黄河铁桥是有关国防的。

兰州城外的河水就是那样湍急，所以没有鱼。不过，在冬天兰州人也可以吃到鱼，那是青海湟水的产物，冰冻如石。三九年的正月，兰州的生活程度在全国说来，算是高的，这样的「湟鱼」，较大者约三块钱一尾。

三九年三月以前，兰州虽常有警报，却未被炸，兰州城不大，城内防空洞不多，城垣下则所在有之。但入口奇窄而向下，俯瞰宛如鼠穴。警报来时，居民大都跑避城外，城外群山环绕，但皆童山，人们坐山坡下，蚂蚁似的一堆一堆，老远就看见。旧历除夕前一日，城外飞机场被炸，投弹百余，但据说仅死一狗。这是兰州的「处女炸」。越三日，是为旧历新年初二，日机又来「拜年」，这回在城内投弹了，可是空战结果，被我方击落七架（或云九架），这是「新年的礼物」。从此以后，老羞成怒的滥炸便开始了，几乎每一条街，每一条巷，都中过炸弹。四〇年春季的一个旅客，在浮土寸许厚，软如地毯的兰州城内关外走一趟，便往往看见有许多房子，大门还好好的，从门隙窥视，内部却是一片瓦砾。

但是，请你千万不要误会兰州就此荒凉了。依着「中国人是有办法」的规律，四〇年春季的兰州比一年前更加「繁荣」，更加飘飘然。不说俏皮话，经过多次滥炸后的兰州，确有了若干建设：物证说是有几条烂马路是放宽了，铺平了，路两旁排列着簇新的平房，等候商人们去繁荣市面，而尤其令人感谢的，电灯也居然像「电」灯了。这是因为一年中间整饬市容的责任，是放在一双有计划的切实的手里，而这一双手，闲时又常常翻阅新的书报——在干，然而也在朝四面看，不是那一埋首只看见了自己的脚色。

但所谓「繁荣」，却也有它的另一方面。比方说，三九年的春天，要买一块肥皂，一条毛巾，或者其他的化妆品，当然不是「踏破铁鞋无觅处」，可是货色之缺乏，却也显而易见。至于其他「洋货」，凡是带点奢侈性的，只有几家「百货店」方有存储，而且你要是嫌他们「货色不齐全」时，店员就宣告道：「再也没有了。这还是从前进来的货呢，新货不来了！」

但是隔了一年工夫，景象完全不同，新开张的洋货铺子三三两两地在从前没有此类店铺的马路上出现了，新奇的美术字的招牌异常触目，货物的陈列式样也宛然是「上海气派」，陌生牌子的化妆品，人造丝袜，棉毛衫裤，吊袜带，手帕，小镜子，西装领带，应有尽有，非常充足。特别是玻璃杯，一年以前几乎少见的，这时也每家杂货铺里都有了。而且还有步哨似的地摊，则洋货之中，间或也有些土货。手电筒和劣质的自来水笔，自动铅笔，在地摊上也常常看到。战争和封锁，并没有影响到西北大后方兰州的洋货商——不，他们的货物的来源，倒是愈「战」愈畅旺了！何以故？因为「中国人是有办法」。

一个在特种机关里混事的小家伙发牢骚说：「这是一个极大的组织，有包运的，也有包销的。值一块钱的东西，脱出手去便成为十块二十块，真是国难财！然而，这是一种特权，差不多的人，休想染指。有些不知死活的老百姓，穷昏了，居然也走这一道，肩挑背驮的，老鼠似的抄小路硬走个十站八站路，居然也会弄进些来，可是，沿途那一处能够白放过，总得点缀点缀。要是最后一关碰到正主儿的检查，那就完了蛋，货充公，人也押起来。前些时，查出一个巧法儿：女人们把洋布缠在身上，装作大肚子混进来。现在凡是大肚子女人，都要脱光了检验……嘿，你这该明白了罢，——一句话，一方面是大量的化私为公，又一方面则是涓滴归公呵！」

这问题，决非限于一隅，是有全国性的，不过，据说也划有势力范围，各守防地，不相侵犯，这也属于所谓「中国人是有办法」。

地大物博的中国，理应事事不会没有「办法」，而且打仗亦既三年多，有些事也应早有

点「办法」。西北一带的根本问题是「水」。有一位水利专家指点那些秃顶的黄土山说，「土质并不坏，只要有水！」又有一位农业家则看中了兰州的水果，幻想着如何装罐头输出。皋兰县是出产好水果的，有名的「醉瓜」，甜而多汁，入口即化，又带着香蕉味一般的酒香。这种醉瓜，不知到底是哈密瓜的变种呢，或由它一变而为哈密瓜，但总之，并不比哈密瓜差。苹果，沙果，梨子，也都不坏。皋兰县是有发展果园的前途的。

（一九四一年三月）

二 风雪华家岭

「西兰公路」在一九三八年还是有名的「稀烂公路」。现在这一条七百多公里的汽车路，说一句公道话，实在不错。这是西北公路局的「德政」。现在，这叫做兰西公路。

在这条公路上，每天通过无数的客车，货车，军车，还有更多的胶皮轮的骡马大车。旧式的木轮大车，不许在公路上行走，到处有布告。这是为的保护路面。所谓胶皮轮的骡马大车，就是利用汽车的废胎，装在旧式大车上，二匹牲口拉，牲口有骡有马，也有骡马杂用，甚至两骡夹一牛。今天西北，汽油真好比血，有钱没买处，走了门路买到的话：六七十元一加伦。胶皮轮的骡马大车于是成为公路上的骄子。米，麦粉，布匹，盐，……以及其他日用品，都赖他们转运。据说这样的胶皮轮大车，现在也得二千多块钱一乘，光是一个旧轮胎就去了八九百。公路上来回一趟，起码得一个月工夫，光是牲口的饲料，每头每天也得一块钱。如果依照迪化一般副官勤务们的「逻辑」，五匹马拉的大车，载重就是五千斤，那么，兰西公路上的骡马大车就该载重三千斤了。三乘大车就等于一辆载货汽车，牲口的饲料若以来回一趟三百元计算，再加车夫的食宿薪工共约计七百，差不多化了一千元就可以把三吨货物在兰西公路上来回运这么一趟，这比汽车实在便宜了六倍之多。

但是汽车夫却不欢喜这些骡马大车，为的他们常常梗阻了道路，尤其是在翻过那高峻的六盘山的时候，要是在弯路上顶头碰到这么一长串的骡马大车，委实是「伤脑筋」的事。也许因为大多数的骡马是刚从田间来的「土包子」，它们见了汽车就惊骇，很费了手脚才能控制。

六盘山诚然险峻，可是未必麻烦，路基好，全段铺了碎石，一个规矩的汽车夫，晚上不赌，不嫖，不喝酒，睡一个好觉，再加几分把细，总能平安过去，倒是那华家岭，有点讨厌。这里没有弯弯曲曲的盘道，路面也平整宽阔，路基虽是黄土的，似乎也还结实，有些坡，然而既不在弯道上，且不陡，倘在风和日丽之天，过华家岭原亦不难，然而正因为风和日丽不常有，于是成问题了，华家岭上是经常天气恶劣的，这是高原上一条山冈，海拔五六千尺，从兰州出发时人们穿夹衣，到这里就得穿棉衣，——不，简直得穿皮衣。六七月的时候，这里还常常下雪，有时，上午还是好太阳，下午突然雨雪霏霏了，下雪后，那黄土作基的公路，便给你颜色看，泞滑还是小事，最难对付的是「陷」，——后轮陷下去，成了一条槽，开上「头挡排」，引擎是呜——胡胡地痛苦地呻吟，费油自不必说，但后轮切不着地面，只在悬空飞转。这时候，只有一个前途：进退两难。

四〇年的五月中旬，一个晴朗的早晨，天气颇热，人们都穿单衣，从兰州车站开出五辆客车，其中一辆是新的篷车，站役称之为「专车」，其实车固为某「专」人而开，车中客却也有够不上「专」的。条件优良，固然下午三时许就到了华家岭车站。这时岭上彤云密布，寒气刺骨，疏疏落落下着几点雨。因为这不是普通客车，该走呢，或停留，车中客可